



作者受邀观看“正义必胜”文艺晚会

当“受邀观礼九三阅兵”的消息落在掌心，我指尖的震颤久久未平——这不仅是至高荣誉，更是一场跨越八十载的“赴约”：我要替太姥爷张林奎，替长眠在太行山下的先烈，亲眼看看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盛世中华。

从得知消息到踏上赴京列车，再到稳稳落座观礼台，激动如潮水般将我裹挟，前两夜更是睁眼到天明。身为思政课教师，我曾在课堂上无数次讲述抗战历史，可课本上的文字、史料里的故事，从未像此刻这般鲜活滚烫。纪念大会上的国歌合唱、文艺晚会上的旋律奏响，乃至观礼后反复回放的视频、逐字研读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，都让太姥爷的模样在眼前愈发清晰——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他放下妻小、攥紧拳头加入抗日队伍，在盂县的土地



狼把苗



郝妙海

又见狼把苗

狼把苗，是一种野草。当然，这个名字是晋阳湖周边的百姓给起的。那日步行下班回家，走到康兴路与化工渠的交叉处，远远便看见渠岸边的一排树上，爬满了这种叫狼把苗的植物。整株树的枝叶都被覆盖得严严实实。

狼把苗，大名茺草，别名颇多，如勒草、葛勒子秧、拉拉藤等。狼把苗的藤蔓上长满倒刺，若裸露着胳膊腿从它身旁经过，一不小心就会被拉出道血印子，火辣辣地疼好几天。狼把苗对生长环境要求不高，生命力又格外旺盛，它扩散和蔓延的速度极快。

随着城市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，我们小时候常见的不少野花野草，已极为罕见。但狼把苗是个例外——直到如今，只要留心，总能在城市的边角地带发现它的身影：化工渠的岸坡上、老旧小区围墙根、铁路沿线的荒地、甚至是新建公园尚未完全规划的闲置地块，它都能扎下根，用浓密的绿叶织出一片生机。这份“顽强”，倒让它在城市建设中意外承担了一份“临时使命”。比如有些待开发的空地，裸露的黄土容易起扬尘，城管部门还没来得及安排绿化，狼把苗就已悄悄蔓延开来，用藤蔓和叶片覆盖住裸露的土地，成了“天然防尘网”；还有些老旧小区砖墙年久失修，墙皮斑驳脱落，爬满墙的狼把苗像一层绿色帷幔，恰好遮住了墙面的破旧，让生硬的砖墙多了几分自然野趣。前阵子路过晋阳湖附近的一条临时便道，路边原本堆着几堆施工遗留的碎石，如今也被狼把苗覆盖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零星的石角，倒成了便道旁一道意外的“绿景”。

后来我查了些资料才知道，这种植物并非全无可取：它能药用，可治疗多种疾病；加工后能喂牛、羊、猪、鸡；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，遇到荒年时，它的嫩苗嫩叶还能当野菜吃；雌花甚至可替代啤酒花酿酒；有些地方还利用它的特性来保持水土、改善环境，效果也很好。就连城市里那些它“擅自”覆盖的区域，也可以净化空气——它的叶片密集，能吸附空气中的粉尘，还能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，给钢筋水泥的城市添了点“呼吸感”。

可见，野花草木本无“善”“恶”之分。有人只接触到它可恶的一面，便视之为“恶草”；有人探索到它可用的价值，便视之为“宝贝”；它以自己的方式，填补绿化的“空白”，默默扮靓那些被忽略的角落。世界之大，一株小小的草，已足够让我们深思。

那日，我觉得时间尚早，便绕过临路的桥栏走上河堤，近距离给这种叫狼把苗的草拍了好些照片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它70年后，第一次这么认真、仔细地观察它的茎、叶、花、果。这一细看，竟意外发现——它的叶呈掌状分裂，边缘带着细碎的锯齿，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；淡绿色的小花藏在叶间，小巧玲珑；连带着倒刺的藤蔓，也透着一股倔强的韧劲。原来它的叶、它的花、它的果，也十分美丽。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站在阅兵观礼台

赵 荣

上，与日寇周旋，运用游击战术，打击敌人。

孟县地处太行山区，曾是晋察冀边区的交通枢纽，更是日军覬覦的“粮仓”。太姥爷所在的晋察冀部队后来整编为19团，身为事务长的他，常背着粮袋在枪林弹雨中穿梭，把粮草送往前线、送进战壕。可谁也没料到，一次粮草争夺战竟成永别——他让战友带着粮草先撤，自己却落入敌人手中，最终倒在血泊里，连句遗言都没留给家人。

关于太姥爷的记忆，藏在太姥爷临终前的断续呢喃里，刻在外婆通红的眼眶中：太姥爷牺牲时，外婆19岁，舅舅11岁，姐弟俩攥着父亲留下的旧衣物，哭喊着“要替爹报仇、要打鬼子”，毅然投身抗战行列。一夜之间成了孤女的外婆，从此把“家国”二字刻进骨子里——她加入妇女支援前线，用一生践行父辈信仰。如今104岁的外婆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百年征程，总拉着我的手叮嘱：“别忘了你太姥爷，别忘了那些打仗的人。”

当长安街上钢铁洪流滚滚向前，当射程覆盖全球的国之重器昂首驶过，当战机呼啸划破长空——那一刻，百年屈辱史与14年抗战画面在我脑海交织：是甲午海战的硝烟，是南京城头的血泪，是太姥爷般的青年在山沟里啃粗粮、握土枪的坚守。外婆的叮嘱在耳边回响，3500万同胞的牺牲化作光束，照亮眼前盛世。我红了眼眶：太姥爷，您看！您当年守护的“粮仓”，如今麦浪翻滚；您当年渴望的“安宁”，如今万家灯火；您当年没能见到的“强大”，如今我们有足够力量，捍卫每一寸土地！

这 场

阅兵从不是简单的武器展示，而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铭记、对和平的捍卫。中国人的天、地、海，如今真的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！我替您见证了山河锦绣，替无数先烈触摸到了国泰民安，更读懂了“80年奋斗换了人间”的重量——这份牺牲，祖国不会忘，人民不会忘，我们更不会让后辈忘。

身为思政课教师，我肩上的责任比以往更重。我要把您的故事讲给每一位学生听，讲透粮袋里的忠诚，讲活面对敌人的不屈；要把14年抗战中，中国人民“以铮铮铁骨战强敌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”的精神，种进后辈心里。因为我知道，先烈的赤诚与担当从不是陈列的标本，而是照亮后辈前行的精神灯塔。

风，吹过长安街，掠过观礼台，也拂过太行山的烈士陵园。我仿佛看见您笑着挥手，看见无数先烈站在云端，乘坐1945年的检阅车走过受阅部队，凝望这片用生命守护的土地。

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势不可挡，而我们，必将带着先烈的期望，把这份盛世续写得更加壮丽辉煌！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作者受邀观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的请柬

我们一起跑太马

曹 雨

筑就像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，我一定要找时间好好来这里参观。”那一刻，我深刻地感受到，马拉松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，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播与交流。

在补给站，志愿者们热情周到的服务同样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们微笑着递上饮料、食物，还不忘为每一位选手加油打气。有位志愿者看到一位跑友体力不支，主动陪跑了一段路，鼓励他坚持下去。这种温暖的举动，让来自各地的跑者都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一位来自东北的跑友感慨地说：“太原的志愿者们太贴心了，就像家人一样，这场马拉松，真的让我爱上了这座城市。”

如今再回想这几次“太马”的经历，我忽然明白，这场奔跑早已超越了体育竞技的范畴，它更像是一条无形的丝线，一头连着太原的过去与现在，一头系着来自世界的目光与心意。当外地跑者惊叹于汾河的蜕变，感慨的不仅是一条河的重生，更是一座资源型城市向绿色未来转型的决心；当他们被晋祠的飞檐斗拱所打动，记住的不只是一处古迹，更是这座城市在时光流转中始终坚守的文化根脉；当他们接过志愿者们递来的热水，感受到的也不只是一份服务，更是太原人刻在骨子里的淳朴与热忱。

“太马”的赛道，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跑道，它是太原发展的“见证者”，也是城市精神的“传递者”。它让每一位跑者在挥汗奔跑中，读懂太原日新月异的变化，感受历史与现代交融的独特韵味，体会一座城市对陌生人最真诚的接纳。而那些来自远方的赞叹与感动，又化作新的力量，让太原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同时，也不断汲取着多元文化的养分，变得更加开放、包容与鲜活。

未来，我依然会期待每一次“太马”的鸣枪。因为我知道，在那条熟悉的赛道上，不仅有奔跑的快乐，更有一座城市蓬勃生长的力量，有不同心灵相遇的温暖，有属于太原、也属于每一位奔跑者关于热爱与成长的故事。而这些故事，终将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注脚，在时光里闪闪发光。



林婷婷

吃不厌的“嘎啦脆”

入秋之后，水果摊上的花样渐渐多了起来。我的目光总绕不开角落里那堆嘎啦脆苹果。它像秋天里的老熟人，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出现，一口下去，就能把夏末的余温嚼成清爽的秋意。

第一次留意到“嘎啦脆”，是在小区旁的菜市场。“姑娘，尝尝？刚从园子里拉来的，脆甜！”摊主大叔递过一个，我擦了擦表皮的浮尘，咬下一口。“咔嚓”一声，清脆的响声在嘴里炸开，没有拖泥带水的软糯，牙齿刚碰到果肉，就能感觉到纤维的爽利，紧接着，清甜的汁水顺着舌尖漫开，不是那种齁人的甜，而是带着点果酸的清爽，甜得恰到好处，酸得又不刺眼。嚼完之后，嘴里没有残留的渣子，只留下果香，咽下去，连喉咙都觉得清爽。从那以后，每年秋天，我的果盘里总少不了“嘎啦脆”，怎么都吃不厌。

前段时间，朋友忽然发来消息：“我们东山园子里的‘嘎啦脆’熟了，要不要来摘？”我立刻来了精神。朋友家在东山，几年前在老院子里种了七八棵“嘎啦脆”果树，之前总听她说果树结果了，却从没去过。

周末一早，我们驱车往东山走。到了果园，远远就看到院里的几棵果树，树枝不算粗壮，却枝繁叶茂，翠绿的叶子间，挂满了红黄相间的“嘎啦脆”。走近了，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果香，不是市场上那种混杂着其他水果的味道，而是纯粹的、带着阳光和泥土气息的果香。朋友递来一个竹篮：“随便摘，摘红的，大的！”

我踮起脚，伸手够到最下面的一个苹果，表皮红得更艳，白霜更厚，轻轻一拧，“啪”的一声，苹果就落在了手

我又有乡愁了。昨天与同村挚友王青聊天，又聊到我家那座没有院墙、杂草疯长的残院。

我的家乡在太行山深处的榆社县牛村。40多年前回老家，坐汽车，要在深沟险壑中紧贴悬崖行驶；现在回老家，高铁直通，车站就在我们村附近。但是，我们只是在清明节时才回去给父母亲上坟。推倒旧屋，有家可休息呀，只能当天返回。

我问他，我家被日本鬼子烧毁的老房子还能看到吗？本来还在地里干活的小王马上回复我，半个小时内，我就给你发去你家老屋的照片。

照片发来了，他说，80多年了，火烧的痕迹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抹掉。日本鬼子进村，就烧掉你们一家，那完全是冲着你们在祁县担任抗日县长，与日本鬼子浴血奋战的父亲。国难家仇！

我的爷爷有一副好身板，他可以双肩同时挑两担满满的水，上上下下于村里的坡地；他也是一把种田的好手，上一辈留给他的不过是几亩薄田，与别人家合租一头毛驴，春种秋收后，他凭着两条腿，从大山里行走，走到阳泉去贩牲口，辛苦换来了家境的变化：他推倒旧房盖新房，挣出了两进院子和数间窗明几净的房子。我们家不再贫穷。

1940年底的一个夜里，日本鬼子进村，直冲我家的位置，疯狂地烧掉了我们的家，不仅是当年的全部粮食、牲口和柴草，还有里外两进院子 and 数间房屋，我们家遭到灭顶之灾，爷爷气绝身亡。

这个废墟一直保持到现在，80多年。我妈妈在抗日村政府和大舅的帮助下，临时盖了几间能栖身的土屋，我就是在这土屋里出生的。日晒雨淋几十年，如今，土屋也成了废墟。我们曾几次到这个残院里，空荡荡的，长满了杂草，一片荒凉。

残院里只存爷爷和妈妈维持一家生计的石磨和石碾，日本鬼子燃起的烈火烧不掉这两个石器，石磨和石碾就在残院的东南方向，几十年一个姿势，保持守护残院的姿势。

看着它们，我动感情了，我曾笨拙地摆过一个推磨的架势，拍过一张照片。那时，我就在想，应该把照片上的我，换成我的妈妈，她才是这不朽石磨和石碾的主人呀！

石磨和石碾是静物，不发声，是永存。没想到，残院里还是有生命律动的，在西南方向，有着一株二百多年树龄的木瓜树，还在顽强地生存。

我们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这株木瓜树呢？现在想想，是因为我们每年回老家的时候，它还不到开花的季节，大概这株树跟其他树一样，只是枝头的叶子绿了，尚未有花骨朵，擦身而过是不可避免的。

2021年5月的一天，小王在朋友圈上发出了这株木瓜树上白生生的花儿照片，真好啊！我没有见过木瓜树，更没有见到过木瓜花，一下子被这几张照片惊呆了。小王图文相匹配，他写道：沧桑的树干上长满了沧桑的树枝，树枝上开满了白色的花朵，一朵挨一朵，远远望去，它就像盛开的樱花。富士山看樱花，武汉看樱花，不如来牛村看木瓜花，真的太美了。

但是，小王说，村子里地头崖边也有不少木瓜树，都是灌木一样，没有一株高大点的；远远近近的周围村庄里，也只有这一株木瓜树最粗壮。他说，他妈妈从小就年年期待木瓜花开放，他妈妈的妈妈也常提起这株木瓜树。好神奇呀！难怪我在朋友圈转发后，城里的文友还特意到我们村来观赏盛开的木瓜花呢！

从照片上看，我家这株木瓜树树围足有四五十厘米粗，虽然是老龄，却依然茂盛，沧桑的树干上长满了沧桑的树枝，树枝上开满了素白色的花朵。花朵挨挨挤挤缀满枝头，连枝丫间的空隙都被填得满满当当，白色的花瓣，黄色的花蕊，花蕊被层层花瓣所环绕，纹理清晰可见，精致到让人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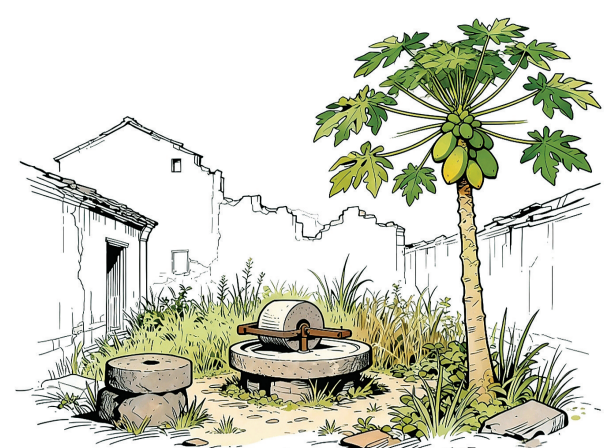
我又问小王，村里的人们怎样看待这株木瓜树，花儿开放时他们也来欣赏吗？结瓜了，大大的木瓜谁来采摘呢？

我有一连串的问题倒给小王，小王说，村里人不稀罕木瓜果，自然落掉，村里人自豪的是这株木瓜树又粗又高，木瓜树生长缓慢，能长这么高这么粗，那是村人护佑它，也是它在护佑村人呀！村里人怕的是这红色的树干，万一有人砍去雕刻工艺品呢！

太向往这株木瓜树了，明年花开季节，我一定要回去看看。

我也知道，木瓜树，别名文冠树，生长于荒坡、沟谷、丘陵地带。我们村虽然不太大，但为什么单单我家这株特殊？是风儿刮过来的种子，还是我家老祖有意识栽种，一切不可考。如果构思一个浪漫的故事，那该怎样动笔呢？

我们家的残院，留着残屋废墟，还有静静的石磨、石碾和生机勃勃的木瓜树，这残院里珍藏着多少可以流传的故事呢？姐姐们写过，这些故事是从她们记忆深处流淌出来的，我也写过不少散文，大多是听姐姐们回忆的。故事的主人公肯定是我的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他们是勤劳智慧的，也是勇敢正直的，他们和前人留下的木瓜树一直在有节奏而又无声息地滋润着他们，让我们家几代人都成为了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

残院里的木瓜树 豆小豆 作